最近欣喜地收到女作家梅娘的女儿柳青寄来的刚出版的《梅娘文集》。2012年就听说柳青托张泉先生在编她母亲的文集,没想到,这一晃十年就过去了,其中想必充满了曲折吧。

这套十卷本的文集,有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译文卷、书信卷、附录卷等,2023年7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。

我顺手抽了一本《书信卷》,看到梅娘致我父亲丁景唐和我的信,共收了20通,其实有七十多通,选刊了1/4强。第一封写于2002年7月17日,最后一封写于2012年4月12日,这十年的来往信件,内容相当丰富,谈到上世纪30年代的人和事,谈到各自的经历,谈到互相寄赠的书籍、材料、作品、照片、礼物……

梅娘原名孙嘉瑞,我叫她孙阿姨。

孙阿姨最初称父亲为“景唐先生”,后来称其为“景唐乡兄”“丁大哥”“景玉乡兄”“乡兄”;对我的称呼也有所改变,起先写“言

读《梅娘文集》想起的

丁言昭

昭”,后写“亲爱的言昭”“言昭姑娘”“昭姑娘”“亲爱的昭姑娘”。

为什么称父亲为“乡兄”呢?我们家的祖籍是浙江镇海,现已归宁波市,但是我父亲出生在东北吉林,梅娘是东北人,小时候在吉林读书,所以说他们俩也算是同乡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,2002年中秋节是9月21日,在中秋节前一天,孙阿姨写信给父亲,第一次称“景唐乡兄”。她说:“这个‘乡’字完全属于你那浪漫的文学情怀——一种温馨的对出生地的美好想象。你愿意把‘乡’送给我,我感谢松花江潺潺轻波,用扩大了涟漪联结了两个完全相异的人生。”

父亲非常理解孙阿姨的心路历程,不但给她写

信,称她为老乡,还寄了自己小时候在上海虹口区生活的文章,边上写了一行字:“同一片蓝天下,同龄人的少男。”

2002年10月7日孙阿姨写信给父亲,说:“我在节日的假期里。如你所预期,读了你温馨的来信。”她被乡兄的两句话深深感动,她说:“苍凉丛生,更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能相信关露,能理解我。我们亲爱的祖国太辽阔了,同一时空的不同地域,孕育造就了不同的中华儿女。你这样的领导者,不是以简单的划分来判定是或不是,我很替你庆幸下生活过的文化人庆幸。”

我父亲生于1920年,孙阿姨生于1916年,两人相差4岁(网上都说她1920年生,实误),但她称我父亲为“丁大哥”,说:“按东北习俗,称你大哥,这是松花江清波流淌的潺潺细语,我想你一定能接受。我接到成幼殊寄来的诗,接触到了你作为诗人的一面。你的诗有种昂扬意蕴,对生活充满信心。”(2003年1月4日梅娘致丁景唐)成幼殊是位女外交官,但也是位诗人,曾获鲁迅文学奖,她也常与梅娘通信。

孙阿姨不愧是老作家,每封信都是非常优美的散文,只要收到她的来信,丁家人都抢着看。2011年父亲已住进华东医院,但是收到梅娘写于

5月8日的信,还是兴致勃勃地提笔回信。他在5月20日的回信中说:每次读着梅娘的信,总有一种欣赏美文的愉悦心情。

2007年6月,我和大姐丁言文、大姐夫沈祖钧带着父亲的嘱托,到北京去看望孙阿姨。那时,孙阿姨虽然年过九旬,除腿脚不太方便外,其他一切都还行。她上身穿一件黑色短袖衬衣,下穿一条彩花长裤,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。看到我们,问这问那非常亲近,好像对自己久远的后辈一样,以至于当时谈的什么我都忘了,唯有她的笑容,到今天还时时浮现在眼前。

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孙阿姨,2013年5月7日梅娘驾鹤西去,父亲得知后,立刻让我写信给成幼殊,请代为送花。2013年5月10日,成阿姨来信说:“因梅娘生前遗嘱,不举行悼念仪式。所以我自己没有送花,也没有遗嘱替丁老送花。”

虽然孙阿姨已经离开我们十年,但她留下的文学遗产将永远陪伴我们……

如果我有个姐姐,如果我的姐姐做了一盘蜗牛,而我的父亲命令我必须和大家一起吃蜗牛,我可能不会拒绝;就算拒绝了,我也不会离家出走;就算离家出走了,我也不会爬到树上去;就算爬到树上去,我也不会爬了了一句气话真的从此生活在树上……

我做不到这些,因为我不是柯西莫,不是“树上的男爵”。对我而言,也许只有成为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,才能拥有柯西莫式的决绝和勇敢。

当我走进中山市板芙镇里溪村,面对那棵被称为“屋仔树”的榕树,我竟然又想起了柯西莫:他在树上搭建的“房子”,和这棵榕树自然形成的“屋仔”相比,哪一种更独特更让人迷恋?

站在“屋仔树”的下面,我的头使劲往后仰,朝前走几步,又往后退几步,却还是看不清它到底有多高,我只知道头顶的天空全是榕树的枝叶。天空之下,粗细不一的气根依偎着缠绕着朝向大地,有些已经扎入土中,几乎成了一棵新树。或密或疏的细小气根一缕缕垂下来,有风吹过,它们飘啊飘啊摇啊摇,那模样,很是惬意。还没来得及看清树身,有人吆喝着要拍合影,迷迷糊糊地跟随众人进了无门无窗的“树屋”,只见里面紧邻树身的地方卧了三条青石凳,大家挤挨着坐下来,摄影师站在“屋”外不远处,指挥众人站好后,大声喊着“一二三,茄子”,众人一起喊“茄子”,话音未落,笑声浮了起来。

拍完合影,我起身细细打量这座别

致的“树屋”。

“树屋”有五六根“柱子”,其实也不是五六根,而是五六“团”。一“团”柱子也许是原来的树干被气根一层层加厚所致,也许是好几条气根抱团扎进了大地。除了那“团”最小的柱子,我无法分辨其他几团大柱子哪一才是原来的树身,甚至连“柱子”的“团”数我都无法确定。那些“柱子”大多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,而是树身在离地两米左右犹如“拳头”突然松掉,“手指”张开往下伸展,直到“指尖”钻入大地。“掌心”之下,几根硕大的“手指”合围成一间空空的“屋子”。

据说这里原本真有一间小小的屋子,和榕树毗邻而居,榕树长得飞快,似乎对身旁的小屋起了保护之心,生发的气根沿着屋子四周往下扎,气根越来越粗壮,年迈的屋子却依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,在某天轰然倒塌……榕树应该为此伤心过,在那些褐色的气根夹缝里,至今还残留着小屋的断砖碎瓦。

从“树屋”出来,我沿着这棵榕树的“柱子”转了一圈,无意间发现最大的那团柱子上面趴着一条深灰色的“龙”,“龙头”斜伸出去,半张的“龙嘴”似要开口说话,凑近去看,才知这条“龙”也是由几条气根抱团而成。

这棵榕树有一百六十多岁了,里溪村的人喜欢坐在它的脚畔,无论他们议大事还是拉家常,榕树总是静静地听。它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振兴,它只知道里溪村越来越美,人气也越来越旺;它亲眼看到,无论里溪村的原住民,还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,他们脸上的笑容一个比一个灿烂。

秋去春来,这棵榕树总是静静地倾听,默默地生长。它长得再高,枝叶再怎么繁茂,所有的根永远朝向大地,就像坚持住在树上的柯西莫,始终关注着地上发生的一切。对于大地,他们同样心怀热爱。

平凡如我们,无论身处何方,魂牵梦绕的,也永远是某片热土。

树屋

赵燕飞

鸟

林春岩

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

任焜越

小区旁商业街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,那天走过一家已关张的皮具店,只见玻璃橱窗上贴着一张纸条,上写:某先生您还有一双鞋未来取,本店已结业,见条后请与某经理联系取鞋事宜,给您带来不便希谅!见条后我为此店真心为顾客服务的精神点赞。

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阶段,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,在竞争中到底靠什么来立于不败之地,或许各家都有自己的高招,但行业内人人都明白,竞争最后的绝招还是“服务”二字,谁能赢得被服务者的心,谁就能最后胜出。

听朋友说过一件事,甚为佩服商家的用心。那年他去东瀛某市考察,住在一家并不豪华的酒店,却处处感到温馨,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离开时,因赶飞机,走得比较匆忙。等回到上海,发现有一个载有考察有关资料的U盘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朋友苦思冥想,想不起是忘在哪了。他不死心,第二天又打电话去住过的酒店,接电话的先生问清了他的房号、所找物品的特征后,请他不要着急,说我们可以帮您找,但需要时间,找到后我们会通知您。半天过去了,没有回音,他想肯定是找不到了。谁知晚上酒店电话来了,说U盘找到了,即刻用快递寄去。他在电话里忙不迭地连声道谢!

事后他从朋友处得知,这家酒店有个规定,凡住店客人走后,垃圾均保持三天,以免客人离开时有什么东西遗忘可以寻找。朋友为酒店的用心而感动,以后凡是去该城市出差,总是预订这家酒店。

一位资深服务业人士曾说,现在在服务业的竞争上,硬件设施的竞争已让位于软件上的竞争。

在服务过程中,服务质量是服务机构的生命线,顾客是机构生存发展的基础。如果脱离了个规律,不论你楼造得再漂亮,吹得再天花乱坠,营销计划做得再完美,最终都将被淘汰。

旅游

退休前工作生活在海滨小城,周遭浙江有名头的景点兜兜转转N次,有老友问我,能否推介好去处。如今这个时段,野人献曝如我,首推浙江长兴的十余公里醉美的古银杏长廊,没有之二。

长兴去过多次,但第一次被惊艳到的是十里古银杏长廊。蔚蓝色的天空,一尘不染,晶莹剔透。朵朵霞云映照,大有古诗所云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豪迈。那眼帘里尽带黄金甲的长兴八都峯景区,3万余株原生银杏树遍布十余公里,构成了罕见的生态奇观。金黄的银杏叶在阳光的照耀和蓝天的映衬下,形状各异的民居掩映在银杏林中,有白墙乌瓦,有炊烟缭绕,与一树树灿金掩映着,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美。

最奇异的是初冬的阳光透过银杏树冠,一阵风轻拂,那悠然飘落的银杏叶像翩翩起舞的金色的花仙子,又像金灿灿的小精灵在嬉戏。银杏叶的花语是纯情,她只有一种颜色,那就是金黄色,朴实无华,却又是璀璨夺目,

银杏长廊“金蝶”飞

金洪远

堪称长兴绝无仅有的颜值担当。记得年轻时读过散文《银杏》,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描述:“秋天到来,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,你的银杏叶要翻成金黄,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。”秋末冬初风中那一枚枚金色银杏叶在阳光的映射下,像极一只只晶莹剔透的金蝴蝶翩翩起舞,风一吹,心形的银杏叶,有时一片,有时两片相依相偎翩然伴飞,好似在演绎梁山伯与祝英台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这金蝴蝶在风中簌簌地飘落,给地面铺上了一层又一层“金毯”。

七夕会

当地村民介绍此地为“世界银杏之乡”。我信。尤其是他口中的千年“银杏王”,那粗壮的身躯要三个壮汉才能合围并不是虚头,抬头仰望这30多米高的树冠,好似大自然举起了一支饱蘸金色油彩的大画笔,要为亲近她的游客描绘一幅秋光图。踩着铺满一地金色的银杏树叶,双肩上缀满了飘飞的金蝴蝶,让我仿佛闻到她散发的馥郁芳香。我像当年毛阿敏一样放开了歌喉,虽然歌声嘶哑,但深情依然:“你从哪里来,我的朋友,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,不知能作几日停留,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……”

陶渊明归隐田园以乐恬忧

洪水

造福苍生的理想。“猛志逸四海,骞翮思远翥”,诗句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胸怀。但是,他所处的时代,是一个东晋司马氏皇权与世家大族明争暗夺、朝政混乱不堪的时代。“日月掷人去,有志不获骋。”尽管他是为东晋政权建立立下殊功的晋朝名将陶侃的曾孙子,但司马睿被实力强大的王氏家族压得喘不过气,统治者为了皇权根本顾及不到像陶渊明这样胸怀大志、高趣博学之才的发展空间,而世家大族又把家族之外的所有势力视为异己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

下,陶渊明“颖脱不群,任真自得”,自然形成他看不上别人而社会上层完全不会接纳他的格局。十几年来,他只做过江州祭酒、建威参军、镇军参军,最高职位就是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时的彭泽县令,仕途窝窝囊囊。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,而天生“任真自得”“性本爱丘山”,于是他忧中寻乐,把自己的情趣、才华,倾注在了田园山水之间。

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混沌不堪,可清淡之风炽盛。尤其是以阮籍、嵇康、山涛等为代表的晋代“竹林七贤”,放荡不羁,蔑视礼教,高谈玄论,不拘小节。这种“魏晋风度”自然会影响到博学善文、颖脱不群、诗文与他们齐名的陶渊明。他不像他们那样沉溺诗酒、剧烈反抗,但政治上苟合取容、降志辱身,却找不到一点乐趣,与其在政坛上闷闷不乐,不如归隐田园,过闲恬静美的生活。

然而,清淡填不饱肚子。归隐之初,他有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,仆人帮他一起耕作,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,每天喝酒,欣赏白云、远山、花草,生活非常轻松惬意。然而,43岁时,家中突发大火,屋产尽毁。清淡闲适的物质基础丧失了,生活变得穷困潦倒。“炎火屡焚如,螟螣恣中田。风雨纵横至,收敛不盈廛。夏日长抱饥,寒夜无被眠。

夜光杯

造夕思鸡鸣,及晨愿乌迁。”原先舒适静美的田园,变成了螟螣肆意乐场。

我之所以赘言陶渊明愁乐杂间的田园生活,是感到很有启迪意义。陶渊明田园诗表达的怡然自得、山水之乐、田园之乐,是真切的,给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。然而,他乐中有愀然、悒悒之感。选择归隐田园,不可以仅仅认为是他个性使然,还是他面对社会让自己生活丰盈而美好的处世办法。知道这一点,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在田园里以乐恬忧的多味感觉。他的生活告诉我们,人生在世,身处太平盛世是第一大幸。人生价值的实现,可以有多种环境和多种途径,处世大可不必非此即彼,苦乐忧喜总是相伴相随的,要紧的是自己有一种韧长的力量去坚持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善于顺势而为,敢于逆水而上。顾己也及人,利己勿害人。念好在持,行良于事;祛恶在时,久安于世。心平万事,气和待人,安好过日而度世。有缘相识人,善意多意为;有幸相遇事,慈举多以至——但愿多多慈益善。尽在铜钱眼里翻筋斗,何来亲情与朋友。